

◆ 贺普仁◎总主编

ZHONGHUA ZHENIU BAOKU
HEPUREN LINCHUANG DIANPING BEN

【中华针灸宝库】
贺普仁临床点评本

人镜经附录全书

清卷

1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镜经附录全书



谢新才

郭静

杨光

点校

谢新才

李柳骥

点评

(清)张俊英

补辑

(明)钱雷

补辑

(明)王宗泉

传

编 员 会

顾 问 马继兴 余瀛鳌 农
 总 主 编 贺普仁
 执行主编 王麟鹏 黄龙祥
 副 主 编 王莒生 邓良月 朱 江 刘保延 杨宝琴 张吉
 陈 诒 信 彬 刘清泉 王笑民 赵京生 杨 光
 李 岩 郭 静 贺书元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静 王丽平 王京喜 王莒生 王桂玲 王笑民
 王麟鹏 邓良月 朱 江 刘存志 刘志顺 刘保延
 刘清泉 衣华强 李 岩 李 彬 李柳骥 杨 光
 杨宝琴 张吉 张 昶 张永臣 陈 诒 周德安
 赵吉平 赵京生 信 彬 贺 林 贺 喜 贺普仁
 郭 静 郭长青 黄龙祥 彭冬青 程金莲 程海英

编写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琴 马文珠 马昕宇 马惠芳 王 军 王 利
 王 勇 王 鹏 王丽平 王京喜 王宝华 王春琛
 王桂玲 王婷婷 王燕平 由 松 白 鹏 白兴华
 刘 红 刘 赫 刘乃刚 刘莉莉 刘慧林 衣华强
 孙敬青 李 岩 李永红 李亚敏 李华岳 李志亮
 李杭洲 李柳骥 李素云 李焕芹 李敬道 杨 光
 杨 洋 杨 峰 杨 婧 吴义春 岗卫娟 张吉
 张 昶 张 琰 张永臣 张旭东 张树剑 张海鹏
 陈 鹏 陈幼楠 陈艳明 陈滢如 迮兴宇 季 杰
 赵 因 赵京生 郝 峰 郝海燕 胡俊霞 胡彦群

侯中伟	洪永波	宣雅波	姚 雯	贺普仁	秦立新
夏淑文	钱 洁	徐春阳	徐淑文	郭 珺	郭 静
郭长青	黄龙祥	黄家毅	彭冬青	程金莲	温雅丽
谢新才	裴 音	薛立文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骈宇騫	崔高维			
主 任	张敬德				
副 主 任	章 健	翟景慧			
责任编辑	翟景慧	耿雪岩	王 微	唐晓波	尤玉琢
特约编辑	王洪彬	刘红琴	吴剑聪	李瑞祥	

王序

中医针灸作为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一项重大发明，以其丰富的临床实践、显著的疗效和独特的理论体系得到了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肯定。针灸方法种类丰富，临床安全、有效，具有明显的双向调节作用；成本低、操作简便，易于学习掌握，便于推广应用；适应范围广泛，可以用于治疗、康复、预防、养生保健等多个领域。大力发展中医针灸，是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针灸学发展历史悠久。据考古学家证实，在距今 14000 年前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期，便发明了磨制精巧的石针用以治病。大约在公元前 3 世纪成书的《灵枢经》，就详细记载了经络、腧穴、针刺工具、刺法、灸法、治则等针灸的基本理论。公元 283 年，医学家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整理历代针灸著述，系统阐述了针灸的理论与方法，为针灸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后，针灸学又经历了各个朝代的发展，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和完善。

国医大师贺普仁教授是著名针灸专家，勤研经典，结合多年的临床经验，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针灸三通法”，为中医针灸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习针灸典籍，推动中医针灸的发展，贺老将自己多年来珍藏的历代针灸古籍倾囊奉献于社会，以八旬之躯担起领衔针灸古籍整理工作之重任，和北京及周边地区近百名针灸专家一道，耗时七年整理了明清时期的针灸古籍，形成了《中华针灸宝库·贺普仁临床点评本（明清卷）》。该书按照能够指导临床实践的编写宗旨，不仅对古籍原文进行了校对，也对所收录古籍的版本、作者、成书背景、内容构成以及对临床的指导意义进行了评价；不仅是针灸临床医师学习的重要参考书，也将对保存、研究针灸文献起到重要作用。

衷心希望广大针灸工作者继续认真发掘、整理、研究针灸古籍，加紧继承，大力推动中医针灸创新发展，为维护人民健康、发展中医药事业、弘扬中医药文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卫生部副部长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2012年9月3日

程序

欣闻老友贺普仁教授一生心血《中华针灸宝库》即将付梓印行，收到样书，拜读之下，特作序一篇。

贺普仁教授，与我同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针灸”的代表性传承人，我们还同为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的名誉主任，曾在一起为针灸的国际教育事业奋斗数十载。

一位出色的中医针灸医生，必须要“读古籍，做临床”，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因中医针灸古籍承载了古代名医大量的宝贵临床经验，后学者只有通过阅读针灸古籍，才能够与古代名医对话，汲取到他们的宝贵经验，从而增长自己的见识，更快地提高自己的临床诊疗技能。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西学东渐，国学式微，文化断层，使今人阅读古籍有颇多的困难，故对古籍进行系统整理并加以注解，于中医针灸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针灸古籍的整理，我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曾做过一些工作，相继出版了《灵枢经语译》和《难经语译》等书，但是由于后来忙于诊务，未再继续整理出版。

明清时期，由于文人兴起考据之风，先后涌现了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受此影响，中医针灸界也兴起了整理、考据之风，出现了集大成之作，如《针灸大成》、《针灸大全》、《针灸聚英》等书。老友贺普仁教授向来留心古籍收藏，现存针灸古籍几近囊括，今选取明清时期针灸古籍近百种，整理出版，从内容上讲，几已涵盖了明清针灸名医的全部经验。

本宝库的另一个特色，便是汇聚针灸临床专家将古籍内容与临床结合逐一点评。因针灸乃实用科学，若无临床，仅以小学之道校之，于后学裨益些微。今老友贺普仁教授汇集众多经验丰富之

针灸医师，以多年临床经验相参悟，辅以考据之学，其中颇多珠玑之言，必能使后学者读之而获益甚多。

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首批国家级“国医大师”
著名针灸学家

程莘农

壬辰惊蛰序于暗香楼

马序

贺普仁老是一位负有盛名的当代针灸学家，在七十余年的临床工作中，用针灸治愈了极多的病家。同时他还广泛深入地钻研历代针灸文献典籍，从古籍中寻求指导临床的真谛。基于几十年的从医历程，他深刻体会到中医古籍对于针灸发展的重要意义，提倡“读古籍”与“做临床”并行，“贺氏针灸三通法”的创立与他几十年来对针灸古籍的悉心研究密不可分。

几十年来，贺普仁老花费大量精力、财力执着于针灸古籍的收集。为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推动对针灸经典的研究学习，他无私奉献出珍藏多年的大批古籍，整理出版，并评述了每部古籍对现代针灸临床的指导作用，做到了古今结合，拉近了针灸古籍与临床的距离。由此，贺普仁老对针灸事业的执着与用心良苦可见一斑。现在由他主持编写的《中华针灸宝库》终于出版发行，这是他对针灸事业的又一项重要贡献。

《中华针灸宝库》资料丰富，规模宏大。本套丛书首次系统收录了我国明清时期的针灸学著作近百种，其中像《针灸大全》、《针灸聚英》、《针灸大成》、《针方六集》、《御纂医宗金鉴·编辑刺灸心法要诀》等等，都是学习和钻研针灸学理论与临床不可或缺的医书。而且本套丛书所收录的《针灸捷径》、《采艾编翼》、《针灸问答》等书皆属首次整理。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失传已久的明代针灸学家凌云的《针灸秘法全书》手抄本首次被发现，并整理问世，尤为难得。

本套丛书较为全面地涵盖了有关经络、腧穴、刺灸法、针灸适应证、临证取穴及针灸禁忌等内容，内容丰富，使读者能更完整地了解明清时期的针灸学特点，为系统研究针灸古代文献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针灸文献学术著作，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本套丛书的出版，必将促进我国针灸学的发展，

提高我国系统收集、整理、研究针灸文献方面的水平。

贺老之功，绝不可没！

中医文献学家

医学史学家

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

马继兴

2012年6月9日

贺序

我从事针灸临床迄今已经七十二年了，针灸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与其他针灸临床医生不同的是，我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金钱于针灸古典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或许有人不解，作为一个针灸临床医生，为什么苦苦执着于针灸文献？这是因为在长年的学习与实践中，我越学越觉得，针灸这门学问博大精深，而自己知之甚少；我越来越多地发现，我们今天的许多针灸“新发明”，实际上是对古人已有发现的“重新发现”。这些古代早已有之的东西之所以被当作今人的新发明，一方面是今天的针灸医生读书甚少，另一方面是对于针灸经典的正确理解不够深刻。一句话，今天的针灸医生对于针灸的昨天知道得太少，以至于容易走向盲目的自卑与自傲两个极端。例如作为方药辨证论治重要环节的“方解”，最早出现于宋代，而早在《黄帝内经》中已经出现了非常典型且准确反映针灸诊疗特点的针灸方论。今人不知，先从方药诊疗模式中移植“辨证论治”的框架，接着照搬了方药的“方解”套路，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在不知不觉中丢掉了针灸作为一门学科而独具的基本特质。

其实，即便是我本人倡导的“微通”、“温通”、“强通”的“针灸三通法”，也是在古代“毫针”、“火针”和“锋针”三种针法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体会、总结而成的——我就像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小孩子，在不经意间走进了一座古人留下的针灸宝库，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拾起的只是沧海一粟。有些宝藏的发现还是偶然所得，例如在练拳习武的过程中，我意外发现针灸腧穴还在中华武术这一领域得到特殊的应用与发展，武林点穴的教学经验与实际应用也颇值得针灸点穴学习借鉴。

我不想将这丰富的宝藏据为己有，而是想让更多的人走进这座宝库，发掘出更多的珍宝，来发展我们的针灸学科。这，就是我

编纂这部《中华针灸宝库》的初衷和几十年来不懈坚持的动力源泉。然而我也深知，作为一名临床医生，要完成如此大规模、高难度的系统工程，比起从事针灸文献研究的专家们，面临的困难更多、更大。许多人都问我为什么如此痴迷于针灸古典文献，我在很长时间内也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针灸古典文献的宝库没有人去发掘整理？是政府、学人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吗？事实上，早在1981年中共中央就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那么，是针灸专家没有意识到它的迫切性吗？众所周知，在浩瀚的中医古代文献中，能自成体系并保存完整、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的，一是“本草文献”，一是“针灸文献”。关于本草文献，历代政府都组织整理，现代更是整理出版了集国内外现存本草文献之大成的洋洋四百册巨著《中国本草全书》。而针灸文献，历史上官方的重视就不够，现代也没有系统地整理，甚至连一部稍具规模的针灸古籍丛书都没有。另据我考察，国内不少针灸古籍的收藏条件很差，若不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这些历经沧桑保存下来的珍贵古籍必将面临散失的命运。可见，抢救这些针灸古籍并整理出版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大事！

既然事关重大且刻不容缓，为什么不能立项启动呢？经过长期的调查与思考，我终于找到了答案——至少是部分答案。现实状况是，古籍整理虽然成果大，显现度也不低，但是现行的各类科研基金几乎不设中医古籍整理的专项，很难立项。

这样的现状也是促使我最终决定由自己勉力亲为于针灸古籍整理的一个重要因素。虽已年逾八十，但我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从容、静心地做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公益事业！令人欣慰的是，我并不孤单，我的真诚与执着很快感动了身边的同道，不断有专家、学者加入进来。随着队伍的逐渐扩大，力量的日益增强，整个工程的进度也在不断地推进。

解决了人的难题，另一个主要难题就是先选择哪个特定时段的古籍。几经思量，我最终把切入点定位于明清，这不仅是因为传世的针灸古籍绝大部分为明清著作，更因为明清在针灸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明代针灸学发展主流表现在对于前代或前人针灸文献的汇编整理，出现了几部集成性的针灸全书——《针灸大全》、《针灸聚英》、《针灸大成》，同时大型综合性医书——《普济方》、《医学纲目》、《奇效良方》、《类经图翼》

等著作中也均设有针灸专篇，呈现出针灸文献系统总结的特点。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代的针灸学发展呈现出由博返约的趋势，针灸朝向更加简单、更加安全的方向发展，这突出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改进刺灸法，简化操作步骤，以减轻病人痛苦，并在保持原有疗效的基础上，提高针灸的安全性；第二，针灸著作简明、通俗，图文对照，易读易学。

明清之际的针灸文献还表现出另一个鲜明的特点，即西方医学理论与知识的引入。众所周知，当代的中医现代化研究是以针灸为先导的，针灸的实验研究几乎运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现代科技手段和方法，而在明清时期也同样呈现出这一特点。

确定了特定时段之后，还要选择一个特定的观察视角。以往的古籍整理多以文字校正、义理解释为主，而我本人以临床为主业，工作班子也以临床一线大夫为主体，校雠、小学之道非吾等所长。最后，我决定扬长避短，从一个临床家的视角解读古典文献！将我们学有所得、用有实效的心得体会写在点评中，以助临床医生阅读。

临床一线的医生直接参与针灸古籍的整理、研究，还有两个意外的收获：其一，促使针灸医生思考新问题，养成读原著的好习惯，而不是咀嚼别人消化过的食物；其二，亲自动手整理古籍，可以更好地理解古籍整理的意义，更好地理解古籍整理专家的工作，对于解决当前针灸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状也是一条很有效的途径。

在经历了一个个艰难与挫折之后，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处于基层的医疗单位，对于一个以临床一线医生为主力的工作团队，如果没有各级领导和各行专家的支持与指导，纵然甘心奉献，有志于针灸古籍的整理研究，也会因困难重重而壮志难酬。这里，作为首倡其议的我，衷心感谢多年来为促成此事作出重要贡献的原北京市委副书记龙新民、原北京市副市长牛有成、原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原北京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齐敬宁、原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局长谢阳谷，还要感谢程莘农院士、马继兴研究员、黄龙祥研究员对本书的帮助，感谢我的子女对我的支持！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参加编写的全体同道的辛勤付出！

经过大家多年的不懈努力，这部倾注了我以及所有参与者心血与智慧，充满着爱心与真诚，寄托着希望与期待的《中华针灸宝库·贺普仁临床点评本（明清卷）》终于要问世了。而且

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针灸医生更深刻地认识到比针术更重要的是针道。如果这套丛书能够成为广大针灸临床医生以及针灸专业的学生在攀登针灸之峰征程中的一级台阶、一个路标，那么我——一名于针灸临床一线求索七十余年的老队员，为之付出的一切便得到了最好的回报，而我自己也将最终回报这些给我智慧、给我力量、引领并陪伴我从针灸之道一路走过的针经！

贺普仁

2012年7月23日

前言

针灸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一朵奇葩，它历尽千年沧桑，从远古走向现代，彰显着神奇的生命力，日益为世界所瞩目，并将为人类的健康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继承与发展针灸事业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整理与保护针灸古籍则是推动针灸事业稳步发展的基石。历代针灸古籍中积淀了针灸文化的精华，蕴藏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针灸工作者当牢牢扎根于这片沃土中，方能探索针灸之奥妙，领悟针灸之精髓。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针灸”的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授予的“国医大师”之一，贺普仁教授酷爱针灸事业，一生倾注了大量精力、财力，收藏了数百种古代针灸医书，其中不乏善本、孤本，被誉为国内“针灸藏书第一家”。贺普仁教授一直致力于将其所收集的针灸古籍整理出版，将个人收藏变成整个社会的财富，建立一座“中华针灸宝库”，使热爱针灸的仁人志士能不断地从中汲取营养，促进针灸事业的繁荣发展。

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等多方支持下，《中华针灸宝库》于2005年被立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特别委托规划项目”，编写工作随即启动。本项目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负责总体设计，联合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等多家单位共同参与整理。

本套丛书由贺普仁教授任总主编，在马继兴、余瀛鳌、程莘农、邓良月、朱江、刘保延、杨宝琴、张吉、黄龙祥、赵京生、王麟鹏等多位专家的共同主持下，以北京地区为主，遴选了针灸文献、针灸医史专业及具备古籍专业知识的针灸临床一线医师，组

成了编纂委员会。为确保编写质量，编委会经反复多次磋商，确定了整理原则及收书范围，明确了编写体例及点评稿的撰写要求。在编写过程中，近百名针灸同道克服重重困难，查阅大量古今文献，对原文和点评进行反复审阅、修改，经过七年的繁重工作，终得正式出版与读者见面。

在明代，针灸的发展十分瞩目，而且明清时期的针灸著作在注疏古典医著、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等方面均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鉴于明清时期在针灸发展史上的承前启后作用，编委会讨论决定，此次整理只收录我国现存的成书于明清时期（1368~1911年）的中文针灸古籍，对于同时期日、韩等外籍医家所著的针灸著作则未作收录。

本套丛书以贺普仁教授所收藏的明清针灸医籍为主，对于贺普仁教授收藏而书目文献没有著录的书籍，经专家鉴定确为明清时期的也予以纳入，如《针灸秘法全书》即为贺普仁教授收藏的明代古籍；同时，我们参考了《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国针灸文献提要》、《中医古籍珍本提要》等相关书目著作，兼收了其他单位所藏的针灸典籍古本；为力求更为全面、系统，我们还增加了部分含有针灸学内容的综合性医学著作，如《普济方》、《医学纲目》、《类经》、《医宗金鉴》等，节选了书中有关腧穴、经络、针灸治疗的章节。

本套丛书共收录了我国现存明清时期针灸专著及针灸相关著作 97 种，约 1 千万字，以成书年代为序，分为 30 分册。在整理过程中，我们对以下书籍制定了不同的收录原则。①本套丛书以文字性论述书籍为主，对于经络、腧穴图谱类，此次仅收录了明代《经络图说》及清代《铜人图》作为代表。②对于成书于明代之前的书籍，在明清时期再次整理出版者，不予收录。③如果书籍内容仅为针灸歌诀，并被本次收录的综合性针灸医籍所收录者，如《玉龙歌》、《马丹阳天星十二穴治杂病歌》等内容，已包含在《针灸大成》书中，不予重复收录。④书名相近、内容大致相同者，本次整理只选择其中一个版本，如清代《太乙神针心法》、《太乙神针》、《太乙神针方》、《经验太乙神针方》内容类似，仅收录了《经验太乙神针方》一书。⑤某些书籍藏于外地，受时间、人力的限制，本次整理也未能收入，计划在下一步工作中再搜集整理。⑥对于内容完全抄自他书的古籍，不予重复收录。

在本次整理中，我们将每种书分为原文及点评两部分。

原文部分，在最大限度维持古籍原貌的基础上，将各种古籍采

用新式标点，全部点校为横排简体，书中插图全部重新描绘、细致临摹，图中文字改为现行规范简化字。

点评部分，简要介绍所收书籍的成书背景、内容构成及作者、版本等情况，并从临床实用的角度出发，归纳该书特点，对该书作出分析评价。本套丛书中 97 种古籍的点评，几乎全面涵盖了有关经络循行、腧穴定位、刺法灸法、针灸适应证、临证取穴及针灸禁忌等内容，有助于解答现代针灸学研究中的疑问。突出对于现代针灸临床的指导意义，是本套丛书的独到之处。

本次收录的多部孤本医籍皆属于首次整理出版，使读者可以从更宽广的角度了解明清时期针灸理论及临床经验。本套丛书古今结合，系统地梳理了不同医书之间的联系，为针灸文献及临床工作人员提供了一套系统、准确的古代针灸文献资料，对于提高针灸文献的研究及临床学术水平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编辑出版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明清针灸古籍丛书，是一项繁杂而集大成的工作，在贺普仁教授的指导下，经过众多针灸医史文献专家及临床专家艰苦细致的工作，耗时七年，终于完成。但由于工作量大，条件有限，在整理中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我们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备进一步修订补正。